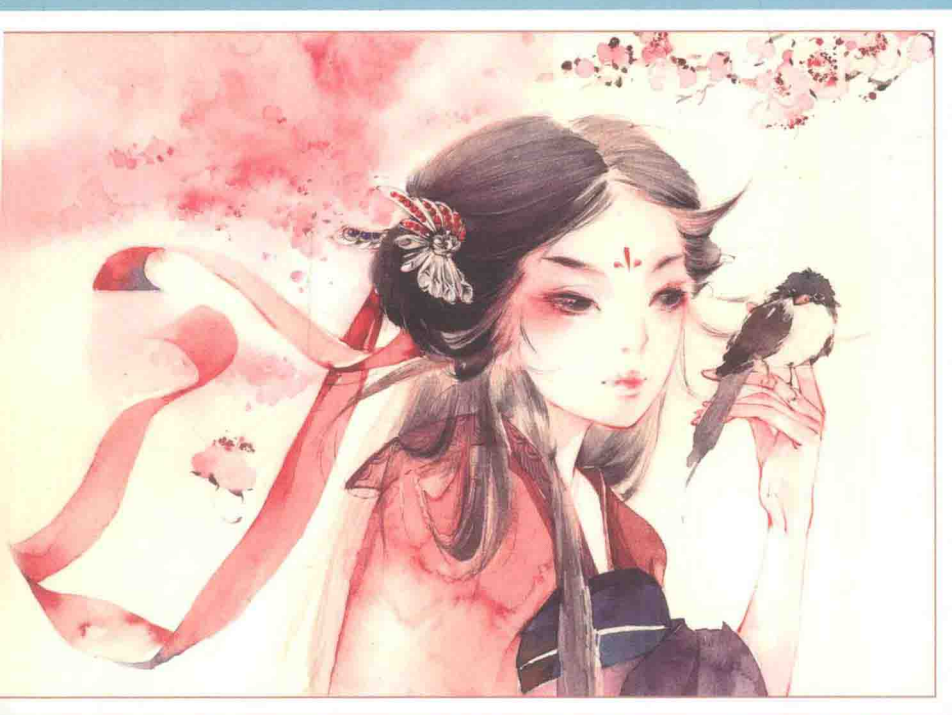


锦葵
著

归月歌华

下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归月 歌华

下

锦
著/葵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华归歌: 全2册 / 锦葵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80256-760-3

I. ①月… II. ①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05164号

责任编辑: 陈 佳

装帧设计: 孙丽莉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官方网店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室: 010-65265404 65267783

编 辑 部: 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
发 行 部: 010-65263345 65263836

市 场 部: 010-65220236 65265832 (读者服务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3

字 数: 329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760-3

定 价: 45.00元 (全二册)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

第十六章

离间之
计

胡烨因国事缠身而晚了去语花阁的时辰，为了不惊扰楚月，他既没有安排人通传一声，也没有让侍从一直紧跟其后。可到了语花阁，方知楚月并未在室内，宫女说她去了后院等雪，这可令胡烨越发好奇。

胡烨起初远望，但见廊亭中女子别样风流，与身边宫女说笑时，也显得端庄沉静，仪态安闲。再往前，脚步都止不住了，眼神更是移不开。那双修长的黛眉，如新月一般挂在净白的脸上，明眸黑白分明，透着仿如仙人的清灵之气。

许是心有所感，楚月眉头一抬，便与胡烨撞上目光，虽有些惊讶却不慌乱，楚月带着秋霓前去迎接胡烨。

“见过殿下。”楚月微颦浅笑。

胡烨跨步上前握着楚月的手，温和地说：“我听说，你在后院等雪？”

秋霓瞅了瞅楚月，笑着说：“良娣说，雪水收集了好煮茶，因为是初雪，所以更加谨慎了。”

胡烨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来：“当初你一个人等露水，等到天明，如今又等雪水，不顾严寒，看来不是你疯了，就是我大惊小怪了。”

楚月笑逐颜开地说：“殿下，这里冷，你还是先回宫吧。”

胡烨抿着嘴说道：“就因为冷，所以我才来，既然你想等初雪，那我也陪着你，就像那时候我陪你等露水一样。”

楚月笑道：“可是殿下，我也不能确定今晚一定会下雪，万一毫无所获，岂不是浪费了殿下的时间？”

胡烨蹙眉说道：“有你相伴，即便等不来初雪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
楚月心里涌动的情愫更是难以抗拒胡烨的深情相伴，她不再多说，由着他紧紧地搂着自己。

突然，胡烨将楚月的手放在自己胸口，故意笑问：“感受到了什么？”

“殿下的心。”楚月脱口而出，“不过不是为我一人跳动。”

“我……”胡烨想解释，楚月却补充道：“因为殿下和寻常人不一样。”

说着，楚月也将胡烨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，她情意绵绵地说：“我的心是为殿下而跳跃，可殿下是未来的帝王，是朝廷的希望，是百姓的寄托，所以殿下的心是为江山社稷而跳动，流着皇室的血脉，拥有的又何止我一个。”

胡烨动情地叹息：“难怪皇后也说，有此知己，夫复何求，我胡烨何德何能，竟然会遇到你这样善解人意又贤良淑德的佳人。”

楚月俏皮地低眉，抽回手，说道：“殿下，虽然我心里很明白，可我是女子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子，跟天下女子一样，都想寻一个安宁的家，有一个相守的知心人，这辈子也就不枉此生了。”

“难道我不行吗？”

“殿下不缺我。”楚月抬眸说道。

“怎能这样说？”胡烨眸光凄楚地盯住楚月，落寞地说道，“虽说我生为太子，身边女子来来去去不计其数，然而这根本就不是我所愿，我是皇子，我有作为皇子的责任，我必须开枝散叶，不能让父皇操心。但是，有谁会想过，一个皇子变成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他希望得到的并不是肉体上的快感，而是精神上的慰藉。没有人会明白，没有人会去想，他们眼中的我，不可一世，好像是拥有一切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殿下。”楚月紧紧地搂着胡烨，她的头埋进胡烨的怀中，从容地说道，“我第一次离开皇宫时，其实很不舍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无从选择，在公主府上，我一直都闷闷不乐。我不敢奢望，只能默默地祈祷，若是与殿下再见，

此生定当不离不弃。”

胡烨心中欣喜，捧着楚月的玉颊：“知道为什么我会在公主府喝醉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”

“其实那天晚上我赶过去要见殿下的。”楚月咬着唇，难受地说，“只是赶到时，殿下已经去休息了，本来我想第二天起个早去面见殿下，谁知道就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所以便一直拖着，迟迟都不敢跟殿下解释清楚。”

胡烨拥着楚月，闻着她秀发上的清香：“我知道老天爷就是捉弄我们，当初你在郭老的木屋里，我们差一点儿就见了面，可是后来还是几经周折，既然我们最终能排除万难，就要如你所言，此生不离不弃。”

楚月盈盈的眸光中溢出多情的泪水，她呼了一口气，望去，正巧看到雪花降落地面。

楚月挣脱胡烨，嚷着笑道：“殿下，下雪了。”

胡烨牵着楚月奔向廊亭外面，他们站在雪地里忘情地旋转，突然楚月一个趔趄，摔倒在地上，胡烨也跟着倒在旁边。他们平躺着望着漆黑一片的天空，感受雪花落在脸颊上时带来的快感，这样的惬意很简单却来得特别真实。

“小时候，我跟妹妹就喜欢在雪地里玩耍，那个时候家中太穷，衣服也不多，但是玩得累了，也就忘了寒冷。”楚月看着天空，微笑着说。

胡烨转过头，看着楚月的侧面，小声地说：“我对不住姚纱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她。”

楚月也转过来，与胡烨对视，平静地说：“很多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谁对谁错，我相信殿下会好好对待妹妹的。”

胡烨笑了笑不说话，自他遇见楚月，此生想好好对待的人，便只有她一个了。

长乐宫几乎沸腾了，宫女们怨声载道，连咏絮都没放过，不过她只能先忍着痛痒帮着安抚其他宫女。王皇后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得将太

医找来，经过太医的诊治，说是这些宫女全都中了毒，中的是一种叫“天蟾草”的毒粉。

王皇后身边的安在福带着侍卫前往云鸾殿，姚纱也被惊动了，可是她从寝殿出来，却听说安在福直接闯进了语花阁。晏南自是拦不住，安在福心系皇后懿旨，也顾不上在语花阁里的太子殿下了。随后，楚月在胡烨的陪伴下奉王皇后懿旨前往长乐宫回话。

沈穆用药膏控制住住宫女的病情，也查出楚月送来的香囊大有问题，那花瓣里面藏有天蟾草，长乐宫的宫女才会中毒，无一幸免。

长乐宫寝殿里刮来一阵冷风，穿透人心，冰凉如今晚被寒雪凝固的夜空。

静默片刻后，楚月自知躲不过，她仰起头开口说道：“回禀母后，儿媳承认每一个香囊都是自己亲手做的，可是香囊里面放着的都是非常普通的花草，绝对不可能有天蟾草这样的粉末。虽然儿媳才疏学浅，但也曾在别人口中听到过天蟾草这种毒物，相传天蟾草是西域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植物，这种植物喜阴，生长的地方也必须是极阴之地，若是提炼果实中的粉末，也必须谨慎小心。试问这么一个危险的事情，儿媳为何要冒着被杀头的罪名而陷害母后宫里的宫女？于情于理，这一点根本就说不过去，何况，母后可以派人去语花阁搜寻，若是能搜到一丁点天蟾草的粉末，儿媳自是无话可说。”

几句话下来，果然比胡烨的求情还要降温，王皇后冷静之后也寻思片刻，楚月这么用心，无非就是想讨好自己，犯不着陷害长乐宫的宫女，再说了，天蟾草这种东西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，楚月在东宫安安分分，按理来说，应该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毒物。

胡烨等不及了，看到王皇后依然犹犹豫豫，便说道：“母后，显然这件事有误会，儿臣也相信月儿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”

“既然太子如此肯定，那依太子之见，长乐宫又为何会出现这等祸事？”王皇后蹙眉厉声问道。

胡烨微微蹙眉：“至少事情在尚未查清楚之前，不能视月儿为祸首。”

正说话间，安在福急急忙忙地返回长乐宫，并呈上一包看似平常的东西，

沈穆接过包裹，打开后认真分辨，最后他告知王皇后与众人，说这东西正是天蟾草的粉末。

果然，事情远不止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若是要陷害，又岂能给她喘气的机会。楚月心中一沉，又发自内心地冷笑。

面前，“铁证如山”，楚月百口莫辩，胡烨震惊，她反而淡定自如，为了服众，王皇后下令将楚月关进暴室。

祸从天降，胡烨恼怒自己身为太子竟也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！既然没有人员伤亡，又何须将楚月关押在暴室，这暴室是关押犯错的宫女和后妃的地方，对他来说，此等刑法太重，思来想去，胡烨又大步朝着长乐宫行去。

胡辰时常进宫陪伴患有眼疾的王皇后，因此长乐宫一出事，他立马就得知了消息，不但如此，当知道事情牵连到了楚月，更是令他坐立不安，以前还会顾及身份因此不敢正面接触，而今胡辰心念楚月，便试图想从母后那里套取她对楚月的打算。

“你说这件事绝不可能是楚良娣所做，跟太子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。”王皇后半眯着双眼，装作不屑地笑了笑，“太子了解楚良娣，我不觉得稀奇，可是辰儿什么时候对楚良娣的为人也这么胸有成竹？”

“母后，其实楚良娣在公主府时，儿臣就与她相识了。”胡辰坦白地说，“儿臣若对她一无所知，我岂能在母后面前信口雌黄？何况儿臣也担忧母后的安危，长乐宫不安宁，母后又如何养病。”

王皇后倒吸一口凉气，歪着头好奇地问：“你与楚月在宫外已相识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王皇后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，而心事重重的胡辰根本看不懂。

胡烨疾步踏入长乐宫，向王皇后问安后刚要开口，王皇后就打断他，问道：“为楚良娣求情？”

“母后，儿臣已着人彻查此事，至于楚良娣，念及她对母后的一片孝心，

是不是应该先从暴室中放出来？”胡烨心急如焚地问。

“一个良娣，既有太子殿下求情，又有皇子作保，想想我是应该给你们几分薄面。”王皇后故意这样说，胡烨和胡辰很不自然地对视，之后胡辰尴尬地转过头去，胡烨也有些很不舒服。

暴室不像牢房，关押在里面的人也区别于牢房中的犯人，不过进入这里面就很难再出去，楚月也十分困惑自己平白无故的牢狱之灾。

思考时，只听到看守的侍卫叱呵一声，然后打开牢门，外面那人披着一件宽大的氅衣，头也被帽子遮盖住，似乎有意掩饰自己的容貌。

楚月从地上爬起来，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，她微微蹙眉，谨慎地盯着来者。

走近几步后，只见那人突然跪在地上叩拜说道：“奴婢叩见良娣。”

楚月捂着胸口，惊讶地问道：“你，你是谁？”

那人迟疑片刻，继而掀开氅衣，好让自己露出真面目。楚月借着外面照射进来的光亮看清楚此人，忽然间，她浑身一颤，讶然地半掩朱唇。

待楚月回过神来平复刚才的震惊，然后上前一步扶起来者，并且关心地问道：“咏絮，你中毒的情况如何了？”

咏絮浅笑安抚：“良娣不必担心，吃了沈太医解毒的药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，虽然现在脸上还有些痘痕，但是沈太医说了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楚月放心地点了点头，“不管事情如何，我都不希望看到有人受到伤害，对了，你怎么会来探望我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奴婢是奉了皇后娘娘之命前来。”咏絮谨慎地说，“娘娘不便亲自来，然而此事也不能被更多人知道，所以刚才奴婢才会小心翼翼，娘娘让奴婢转告良娣，昨晚委屈了良娣，实属情非得已。”

楚月惊愕地问道：“这么说，母后是相信我的？”

“娘娘虽然眼睛看不见了，可是她心里啊，仿佛有一双眼睛，无论是人和事她都看得真真切切。”咏絮微笑着说，“良娣为娘娘所做的事情，

娘娘自然是记在心里，又怎么会因为这样一件事而否决了良娣。况且，娘娘一开始就没觉得事情是良娣安排的，正如良娣自己所说，这事情做得太过明显，本可以顺利讨好皇后娘娘，又何必弄得自己身陷图穷？”

楚月展露笑颜，感激地说：“咏絮宫女说得是，我怎么会做出这样有违常理的事情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。”

“所以事情一定是被人陷害。”咏絮坚定地说，“娘娘说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将所有香囊上面全都涂上天蟾草的粉末，可想而知这个人一定就是长乐宫的人。一想到长乐宫出现背叛之人，娘娘才是真的恼怒，因此只能让良娣陪她演这场戏迷惑凶手。”

楚月叹一声，释怀地笑了笑：“听咏絮这么说，月儿也能安心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坏了娘娘的事。”

此时昭阳殿内同样不平静，俪妍闭上眼，脸上的忧色不言而喻。

“良娣，奴婢知错了。”妙云伏在地面，忧心忡忡地哽咽，“奴婢当时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”

俪妍斜睨一眼妙云，切齿地啐道：“平日里你也倒是聪明，留你在我身边替我做了不少省心的事儿，怎奈这一回你也不掂量轻重，办出这等祸事，你可知那长乐宫的瞎眼皇后，心可不瞎。”

“良娣息怒。”妙云战战兢兢地解释，“奴婢想那楚良娣在长乐宫长了威风将良娣比了下去，为出这口恶气才会出此下策，可今日万万没有想到天蟾草毒性如此强烈，所以奴婢，奴婢该死，还恳请良娣救命啊。”

“好了，你先起来说话。”俪妍烦心地喝道，“这事儿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”

“奴婢安插在长乐宫的丫头，就是她完成了此事。”

俪妍静下心来认真地思索，看来要走最后一步棋了，要么被抢在前面，要不就是她挽回局面。可是这步棋是险棋，走不好恐怕还会连累自己。但妙云也是为了替自己出口气才会一时糊涂，所以不能不救她，既然如此，

那就让她自己决定吧。

“妙云，我教你一步棋，你敢不敢拿下？” 俪妍神情冷然地说。

妙云仰起头，犹豫片刻，继而说道：“只要良娣还相信奴婢，奴婢有什么不敢。”

“很好。” 俪妍勾唇阴笑，厉色说道，“这步棋你记住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”

俪妍的杀气让妙云为之一振，不过很快她就能感受到这股杀气的重要性，没错，她既然拿下这步险棋，也就是说，她要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。

长乐宫内，王皇后正在闭目养神，似乎她早已洞察先知，觉出敌动的苗头，然而长乐宫内奴才众多，要调查起来也无从下手。俪妍果然不简单，居然有胆量在她的寝殿内安插自己的人，所以利用楚月对付俪妍可能有些冒险。

暴室中的楚月亦是彻夜无眠，她刚刚送走妹妹姚纱，叮嘱姚纱在云鸾殿也要小心，其实不难猜出这云鸾殿必有俪妍的人，否则也就不会让安在福搜出天蟾草了，这个结果不在意料之外，而当务之急是得想办法引蛇出洞，免得下一次他们又会伤害妹妹。

时当子夜，寒风凌厉，雨中夹着雪花，拂过脸颊，如同刀割一样。妙云面如死灰，她来得过早，故意让自己久等。

就在这时，穿过御花园的人影时而缓慢时而急促，忽见妙云伫立湖边，那人影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再张望后面以确定没有人跟上，这才奔过去，在妙云背后不远处站住。

那女子莫约十四五岁，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。妙云转过身来，眸光寒气四溢，透着一股杀气。两人悄声细谈，之后女子掏出一包东西递给妙云，妙云接下包裹时反而敛了眼神里的阴狠，猝然间趁其不备，举起右手的石块朝着对方的脑门儿砸下去。一击闷声，女子连叫喊的时间都没有，立刻倒在地上昏厥过去。

此时，风声噪叫，穿透了妙云冰冷的心。猛然，她打了个激灵，将右

手的石块扔在了地上，眼神不知不觉地往下移动。她张着嘴，凝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这个矮小的宫女。

来不及多想，因为时间很紧迫。妙云瞧着四周无人，就将小宫女拖至湖边，毫不留情地将其推下湖。这时候小宫女其实还没有完全断气，可是在这么寒冷的天气落入湖中，想是必死无疑了。

做完了之后，妙云又将石块也扔进湖中，并且用自己的鞋子故意在湖边摩擦出一些痕迹，尽可能地伪装成一个人不慎失足落湖的情形。

等到一切结束后，妙云连喘气的空闲都顾不上，只能慌慌张张地逃离现场。之后，湖面也恢复了宁静，寒风依然猛烈地刮着，撩起湖面不平的波澜……

胡烨和姚纱早早地就在暴室外面守候，得知皇后下了懿旨释放楚月，关心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前来迎接。胡辰这几天因为担心楚月所以整天找借口留在皇宫，以免错过了对楚月不利的情况，可想知道这么高兴的事情，他也跟随胡烨一起守在了暴室外面。

楚月缓步走出，倩影移动，牵动着众人的心。楚月抬头看到大家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接迎自己。

“参见太子殿下。”楚月屈膝欠身，胡烨大步上前扶着楚月说道，“总算雨过天晴了。”

“姐姐。”姚纱冲上去，眉心扫去一丝忧虑。

返回云鸾殿的路上，姚纱道出更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，说是御花园发现了女尸，咏絮辨认出那是长乐宫的宫女，岸边有天蟾草，极有可能是陷害楚月的宫女，当然如今死无对证，皇后便下了懿旨释放暴室中的楚月。

听过之后，楚月惋惜宫女的同时又觉得可疑，然而她抓不到什么证据，恐怕也爱莫能助了。

为了让楚月高兴，同时扫去她身上的晦气，胡烨决定在云鸾殿设宴庆祝。宫宴上请来不少人，楚姚姐妹亲自将薄蓉绮邀请入座，胡烨身边自是少不

了兄弟胡辰，听说不久后画师周蒙也会随同蒙杞一道进宫赴宴。

大家聚在火炉边有说有笑，俪妍也不请自来，还带着胡荣，胡荣看到薄蓉绮就扑了上去，这孩子讨人喜欢，看在孩子的面儿上，也没人敢给俪妍脸色看。

“臣等让殿下久等，还请殿下恕罪。”周蒙几人赶来云鸾殿，按捺不住的姚纱差点儿就暴露了自己的心思，好在一旁的楚月赶紧拉住妹妹的手，又狠狠地使了使眼色。

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入宫后，姚纱已算不清多久没见到周蒙了，所以心中千回百转，相思断肠难以道明。

周蒙压抑自己的心情，不敢直视楚姚姐妹，他坐在胡辰身边，两个同病相怜之人唯有以酒解愁。

酒过三巡，周蒙因心烦意乱而醉得快，被人抬下去后，姚纱总算找到机会脱身，悄悄地从宴会上离开。妙云斜着眼冷冷地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她早就发现周蒙和楚姚姐妹的眉来眼去，所以她跪下来对俪妍小声地说道：

“良娣，好像有点儿问题。”

“你也看出来了？”俪妍抿了一口酒，把玩酒樽时故作悠闲的姿态，悄然地吩咐，“去，派个人盯着周蒙。”

“诺。”妙云应声退后，趁人不留意之际偷溜出宴会。

姚纱踏入云鸾殿偏殿的内室，她屏退左右宫女，探身床边，亲自拿着锦帕替醉酒的周蒙擦拭额头上的汗水。

“周公子何以心烦？”姚纱凄楚地自言自语，“是因看到姐姐所以心痛，还是……”

“姚孺子。”周蒙突然握住姚纱的手腕，吓得对方一怔，但是姚纱并未抽离自己的手，反而弯身凑过去，轻喃地问：“周公子可有想过纱纱？”

周蒙双眼蒙眬，但他还看得清姚纱期盼的样子，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怀念起在公主府与姚纱相处的时光，女子的纯美令他魂牵梦绕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放下，如此矛盾才会回味。

周蒙痛恨自己的摇摆不定，若是当初能接受姚纱，说不定如今就是自己抱得美人归，只可惜老天爷不会给他再来的机会，一切已成定局，到头来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谁都得不到。

姚纱的真挚安抚了周蒙思念的心，他缓缓地松开手，莞尔笑道：“姚孺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女子了。”

“不。”姚纱猛然伸手过去抓住周蒙的手，激动地说，“姚纱还是姚纱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姚孺子。”

姚纱踏入语花阁的寝殿，让楚月感到有些吃惊，她命人拿来姚纱最喜欢吃的果子和糕点，可是妹妹脸色并不好看，应该是没什么胃口。

两姐妹想说悄悄话，便支开殿内的宫女，可这次不同，谈话不久却见姚纱气冲冲地跑出语花阁，楚月追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只叹息妹妹任性不懂事，全然不顾大局和自身安危。

接下来好几天，姐妹两人似是反目不愿相见，这事儿成了东宫的稀奇事儿，弄得昭阳殿的伶俐都看不出她们究竟在玩什么花样。

昭阳殿，静谧无声，香炉烟云缭绕，伶俐闭上眼很认真地享受这香味带来的安宁。戳在一旁的是妙云，她汇报情况后一直等待伶俐下一步计划，可是偷瞄一眼伶俐，似乎自己说了之后，并没有令良娣兴奋。

“她们两姐妹自小共患难，怎会无缘无故地说翻脸就翻脸？”伶俐勾唇冷笑，阴冷地说，“她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，引我上钩。”

妙云咬着唇，蹙眉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她们其实是想联手对付良娣。”

伶俐冷冷地说：“或许此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”

“请良娣明鉴。”

伶俐狡黠地笑了笑：“说不定这件事跟周蒙有关，你不是说那天晚上姚孺子潜入偏殿会见了周公子吗？我看他们几个大有问题。”

“良娣，那奴婢就从周公子身上下手。”妙云得意地说道，“这个人，应该不难对付。”

大雪初霁，其白如银，遥望园林，似是晶玉之地，虽不是金光灿烂，却道是银色辉煌。皑皑白雪中矗立露台，石凳石桌应有尽有，为了暖身，火炉在旁伺候，又有好几个宫女相聚在一起，与主子楚月聊得正欢。

正说着，秋霓带着周蒙前来，跪拜禀道：“启禀良娣，周公子带到。”

“周蒙参见楚良娣。”周蒙俯身，恭恭敬敬。

楚月定睛一看，含笑说道：“起来吧，周大哥不必拘泥。”

“多谢楚良娣。”

楚月扫视一眼宫女，说道：“秋霓，你们先退下，我有事要与周公子商议。”

“诺。”跪着的宫女全都站起来退下。

秋霓心中一沉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芸梵伫立回廊中在观察不远处的楚月和周蒙。她很专注，以至于都没有察觉秋霓靠近，直到秋霓走到身边，芸梵才慌张地回过神来，低着头呢喃：“秋霓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那你呢？”秋霓瞅了一眼园子里的情况，又问，“为何一直在此逗留？有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如此关注？”

芸梵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奴婢只是闲来无事，并没有关注什么。”

秋霓冷着脸，嗤笑地问：“你不要告诉我，你是在欣赏雪花，这个方向望过去正好能将良娣他们的一举一动收归眼底，是不是露台还有比雪花更加值得你欣赏的东西？”

芸梵愕然仰起头，板着脸说道：“秋霓姐，芸梵只是担心良娣，若是您有什么话请直言。”

秋霓静了心，平缓地说：“难得你如此忠心，那就不要让我失望了。”

芸梵白了一眼秋霓，而后拂袖离去。

芸梵离开后，秋霓也望了过去，当她看到楚月和周蒙谈笑时无所顾忌的样子，眼中暗藏的心事更加的深沉莫测。

楚月很享受秋霓为自己梳理黑发，在语花阁，她不敢轻信别人，只有将秋霓留在身边才令自己放心。

“良娣和周公子似乎是故交了。”秋霓有意无意地说道。

楚月没多想，反而很坦率地说：“难道你忘了，当初我还在中安宫的时候，有一次意外，若不是周公子，恐怕现在已经不会有楚良娣了。”

秋霓的手停顿了一下，偏着头又说：“奴婢记得，好像那次周公子为了养伤在中安宫小住过几日。”

楚月含笑地点了点头，秋霓却一副心事重重地说道：“前尘之事所知的人不多，就怕有些心怀不轨者看到良娣和周公子相谈甚欢反而在别处乱说，到时候坏了语花阁的名声那就不好了。”

楚月心中一紧，扭头问道：“谁敢这么大胆？”

秋霓冷静地说：“奴婢不是嚼舌根，还望良娣不要再追问。”

楚月微微蹙眉，板着脸怒斥：“我早已怀疑云鸾殿有内鬼，看来这件事不能不尽快解决了。”

俪妍行于回廊中，瞥见坐在湖边石桥上的姚纱，看到她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当下心里一紧，随后转了方向朝着雪地里走去。

“姚孺子真是好闲情，这么大冷的天，也出来散步。”俪妍戳在桥下，似笑非笑地说道。

姚纱连忙转身看着俪妍，她的目光有些许紧张，在不经意间，掠过一丝害怕。

“俪良娣。”姚纱微微欠身。

“哟，怎么只瞧见你一人？”俪妍明知故问，往前走近些，说道，“看你样子好像不太高兴？”

姚纱顿了顿，尴尬地说道：“我没有不高兴，不过天气转冷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刚走不到两步，俪妍勾起嘴角，冷笑说道：“是担心我会吃了你吗？见到我就想逃，难道没有你姐姐的保护，你连面对我的勇气都没有？”

姚纱在俪妍背后站定，她猝然转过来冲着俪妍叱呵：“我什么时候逃了，宫里人害怕你，可是我姚纱不怕。”

俪妍拍了两下手掌，狞笑地转过身面对姚纱，狡黠地问道：“既然已

不再害怕，那是不是有机会坐下来好好地聊聊？”

天色渐沉，姚纱惴惴不安地返回云鸾殿，发现楚月一直在寝殿等候自己，看到姐姐焦虑的神色，姚纱不禁产生一丝内疚之情。

“纱纱，我听人说，下午你去了昭阳殿？”楚月奔过去，劈头责怪，“你怎么只身一人前往昭阳殿？那俩妍从来没有安好心，你切莫跟这样的人走得近，她一定是另有目的。”

一进门就被教训，姚纱刚刚的愧疚立刻烟消云散，她推开姐姐的手，不以为然地哼道：“没错，我对俩良娣的了解一直以来都是听姐姐的话，可是今天相处之后，我发现俩良娣也并不是不好说话的人，她就是脾气急躁了一些，倒也无伤大雅。”

“你，你怎会这么说？”

“楚良娣，你不要一见到我只会教训，你说我不能见周公子，可是你自己呢？”姚纱爆发似的质问，“我听说，你前不久还特意邀请周公子去语花阁品茶，你们在露台有说有笑，分明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”

“我与周公子的友情岂能是你胡乱判定的关系？”楚月气急败坏地骂道，“况且，姐姐是怎样的人，你怎能不知？你这么说实在是太令我寒心了。”

“你的所作所为同样也令我感到失望。”姚纱不甘示弱地反驳。

楚月捂着胸口闭上眼，她知道，动了情的女子早就被蒙蔽了双眼，所以她不恨妹妹姚纱的无知，可是要说的已经说得太多，要做的也做得够了，她不想两人再继续争吵下去，倒不如不见。

躲在殿外偷听的人眉头一蹙，也没多想，赶紧趁着没人发现又偷偷地溜走。这时，楚月睁开眼看了看姚纱，却见姚纱眼神瞟向殿外，朝着姐姐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当下两人心中了然，于是楚月又装作愤然地掉头，提起碎步冲出了云鸾殿寝殿，目送姐姐离去的姚纱，却没有露出一丁点的雀跃，反而是忧心忡忡。